



芍药花开醉了游客

五月,正值芍药花开之时。藏在山峰峻秀、云雾缭绕的巴山秘境里的芍药峡谷,满谷的芍药花争奇斗艳,竞相绽放,引来无数游客观赏。

芍药被人们誉为“花仙”和“花相”,且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又被称为“五月花神”,因自古就作为爱情之花,现已被誉为七夕节的代表花卉。《本草纲目》中曾提到“芍药犹绰约也,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芍药不仅仅供人观赏,还可入药,亦被称为“女科之花”。

芍药谷位于平利县城关镇境内,谷中千亩芍药园是野生芍药的家乡,更有奇特的地质景观——崩塌岩地貌博物馆,千瀑千潭形成的瀑布天梯。可谓一步一景,如世外桃源。

(文/图 王韬)



放水琐记

李永明

“与其千犁万耙,不如早播一下。”这是七八十年代西路坝流行的一句话。那时候,汉滨的月河流域田成方路成巷,沃野千里,月河悠悠,清水长流,天碧水绿。一河两岸,麦浪翻滚,斑鸠在树梢上拼命的叫着“晴天下日头”,布谷鸟鸣叫着“快黄快割”,三夏大忙季节开始了。

开镰收割前夕,人们都在自家的院坝里嚓嚓地磨着镰刀,每把镰刀都磨得锃亮锃亮才收手。每个男劳力都得准备草鞋、毛巾、茶杯三件宝,还有钎担和捆草绳。家里的巧妇们在三夏大忙的日子里也很忙碌。天麻麻亮时就起床,来到自家留的菜园子,动作麻利地摘着辣椒、茄子、黄瓜、西红柿等农家菜,折回身又回家发面蒸馒头,锅里熬着绿豆稀饭,还给人们准备了稠酒、包谷酒解乏,把伙食改善得爽口润心。

家里的男人们拂晓前出了门,趁着夏日的凉爽走进了麦地里,瞬间被庞大的麦田淹没了,只听见“刺啦啦刺啦啦”的割麦声,一望无垠的麦田慢慢出现了空隙,从东头能望到了西头,这都是割麦人在大地上描绘的“杰作”。从这头割到那头后,彼此都能看见自己的踪影时互相吆喝着“歇歇儿,歇歇儿”。男人们这才从麦地里走出来相聚在一起,坐在田坎上,互相敬烟、沏茶,分享干粮。他们每个人的头上、身上,落满了草屑和麦芒,穿着短褂都湿漉漉一片,汗腥味儿呛人,咕咕咚咚地喝着黑黑的大脚片茶叶解渴,手掌里起着厚厚的茧子,还沾有镰刀的铁腥味儿。“开工了”,有人叫喊起来,男人们立即放下手中的茶杯,又走进麦地割麦去了。

到了早上的八点,暖烘烘的太阳出来了,麦地里已是金灿灿一片,割麦的男人累了,一亩地麦子几乎割完了,都平展展地铺在麦地里晒着,横竖都是丰收的图景。这时候送饭的女人们来了,给男人挑来蒸馍、油饼、稀饭、酸菜拌汤,还有泡大蒜,泡酸豇豆,凉拌黄瓜等,上村近邻都围在一起,用手在身上抹几下就开始吃起来了,女人们弓下身子把麦子捆起来,一排排码放整齐,田野里一下子又变了模样。男人们喝着、吃着,还推杯换盏起来,划拳声不绝于耳,饭饱酒足后又摇晃着身子干起农活来,男人们在麦地里就变成了战无不胜的将军,困顿和疲惫被抛掷脑后,心目中只有田地。

麦子收割完毕,灌溉插秧又开始了,那时候家乡灌溉是用恒惠渠的水,多年习惯是上流下接,轮灌续灌进行放水,地处上游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灌溉插秧方便快捷,下游村的用水困难,干着急没办法。水利员和村干部每次安排放水时,总要给下游留一部分水,水流到下游田地时,几乎渠道干枯,放水员和村干部离开后,上游人就把下游的水堵死了,上游用饱用足后才给下游放水,往往是上游一片绿,下游一片黄。插秧时效性强,早插稳产高产,晚插产量低损失大,于是守水工作就开始了。下游放水时,每家每户出一个人上渠道守水,白天黑夜往返于上下游,白天酷暑难耐,晚上蚊虫叮咬,但是还得通宵守水。

守水时遇到渗漏的地方,守水人便跳进水里进行修缮补洞,泥浆水沾满全身,渠道回水的地方浪渣杂草雍水,影响流速。守水人跳进水里进行疏散,有时遇到荆棘把手划得血流不止,有时还会遇到毒蛇。有一年,村里的一位组长晚上疏通渠道的杂草时,大腿不幸被毒蛇咬伤,当天大腿肿得不能行走,病情恶化,是一位上村的郎中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好了组长的毒伤。从此后,人们守水疏通渠道的杂草时,尽量用长镐和铁铲进行疏散,避免毒蛇的袭击。

我家放水时,父母性格温和,对人热情厚道,放水时不挣不抢,父亲和大哥拿着被褥睡在渠道边上,晚上蚊虫叮咬闷热难耐,为了放水眼睛熬得通红。水放到田里后,父亲还得雇牛耙田,门前门后的村民都来帮忙,做饭的、拔秧苗的、拉线的、插秧的,分工明确,个个出力流汗。秧插完家人们做上一桌好菜,拿出陈年的土酒,喝起了插秧酒。村民们喝得昏天暗地,比过春节还要热闹。秧苗插在田里不到一两天时间就干了,这还得上渠道守水放水。

村子里的几户大户人家,发现了灌溉中的商机,自己掏钱在一集中的渠道边打一处深机井,配套抽水设备。每逢夏播夏灌时,人家抽水卖水,利润丰厚,不少村民为了避免放水时的纠缠,都买高价水灌田,却也无可奈何。我们家也在紧要关头时买了水灌田,村子里经济条件差的村民,只能等到人家全部插上秧苗时,自己才灌田插秧,错过了水稻的丰产期。六月份迎来了降水最多的季节,稻株已长到6片叶子的时候,守水的日子便结束了。

如今,西路坝一带再没有人愿意种小麦和水稻了,年轻人远走他乡,进城打工谋生,一年挣的钱比种粮食划算,只有年老的留守看院,人们吃米吃面时都在超市购买,生活方便快捷。这里也就再看不到麦浪翻滚、稻菽千重浪的场景了。但生活返璞归真后,人们依然盼望农村那种质朴的乡土烟火味道,回想守水时的快乐日子。

父亲的草筐

胡本先

永远也不会忘记父亲背过的那个草筐。

每一次走过陈放杂物的那间屋子,总会忍不住停下脚步向里面凝视一会儿,因为父亲背过的草筐就摆放在里面,草筐是父亲用芨芨草亲手编的,草筐的四周已经在父亲的背上磨得毛糙毛糙,筐里的缝隙中隐约还可以见到黑色的痕迹,这一切仿佛在诉说着那一段辛酸艰苦的岁月。

记忆中,父亲在天不亮就背着草筐上山背煤的场景早已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定格成了永恒。

冬夜,寒风呼啸,雪花纷飞。鸡叫三遍时,父亲总会背起草筐,迎着凛冽的寒风和纷飞的雪花走向大山深处。父亲早早起床,就是为了多背几筐煤,卖掉好补给我们兄妹上学的费用。

寒风吹过冬日的田野,呜呜作响。山坡上皑皑白雪,河沟里厚厚的冰,更加增添了冬日的寒冷,父亲背着草筐走在山坡上,村庄静得出奇,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和鸡鸣声。地上的积雪越来越厚,父亲身后留下了一串清晰的脚印,在一些难以走过的地方,父亲会手脚并用地缓缓爬过去。父亲坚信,背上的草筐不仅仅是生活的期望,还是儿女们的希望。

父亲说,背一筐煤走在白雪皑皑的山坡上脚下直打滑,要弯下腰抓住一切可抓的枯草,身体才能保持平衡,虽然天寒地冻,但背一筐煤走到目的地,外套里面的衣服都会被汗水浸透。父亲还说,背煤虽然很辛苦,但是一想到我们这些孩子们,浑身便有了使不完的力气。听了父亲的话,我的眼睛湿润了。是啊,父亲用草筐竭尽全力背起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前程,筐里背的不仅仅是黑色的煤,还有父亲的心血和浓浓的爱。

曾记得在一个雪花纷飞的中午,我随母亲去给山里背煤的父亲送饭,这是我第一次走进父亲背煤的地方。一路上,翻过一道道山梁时脚下直打滑,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到达了父亲背煤的那座山上,第一次见到了父亲背煤时的样子,眼前的一切让我惊呆了,呆呆站在雪地里久久凝望着背煤的父亲和乡亲们,父亲和几个乡亲个个如同刚从煤堆里爬出来一般,脸上只有眼珠子是亮的,嘴唇是红色的,其余浑身上下都如同煤一样黑黝黝的,母亲问你能够辨认出你父亲吗?我瞪大了眼睛瞅了半天根本无法辨认出哪位是父亲,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黑色。倒是父亲很快认出了我们,快步走到我们跟前,从母亲手中接过饭盒催促我们赶快下山,说山上天气冷,小心着凉。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一直好似被什么东西压着透不过气来,父亲的样子深深刻在了我的心上,那一幕幕如同电影画面一般,在我心中缓缓滑过,每一个画面都让我的心如同针扎一般的疼痛。父亲,为了家,为了儿女,用草筐背起了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用草筐背起来一个家庭的全部,直到我们姐弟三人走完了求学的道路,父亲的草筐才被摆放在了陈放杂物的那间屋子。

时光如梭,往事如烟,我忘记了很多事情,但唯有父亲背过的草筐依旧深深刻在我的心上,从未淡去。

啊,父亲用草筐竭尽全力背起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前程,筐里背的不仅仅是黑色的煤,还有父亲的心血和浓浓的爱。

曾记得在一个雪花纷飞的中午,我随母亲去给山里背煤的父亲送饭,这是我第一次走进父亲背煤的地方。一路上,翻过一道道山梁时脚下直打滑,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到达了父亲背煤的那座山上,第一次见到了父亲背煤时的样子,眼前的一切让我惊呆了,呆呆站在雪地里久久凝望着背煤的父亲和乡亲们,父亲和几个乡亲个个如同刚从煤堆里爬出来一般,脸上只有眼珠子是亮的,嘴唇是红色的,其余浑身上下都如同煤一样黑黝黝的,母亲问你能够辨认出你父亲吗?我瞪大了眼睛瞅了半天根本无法辨认出哪位是父亲,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黑色。倒是父亲很快认出了我们,快步走到我们跟前,从母亲手中接过饭盒催促我们赶快下山,说山上天气冷,小心着凉。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一直好似被什么东西压着透不过气来,父亲的样子深深刻在了我的心上,那一幕幕如同电影画面一般,在我心中缓缓滑过,每一个画面都让我的心如同针扎一般的疼痛。父亲,为了家,为了儿女,用草筐背起了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用草筐背起来一个家庭的全部,直到我们姐弟三人走完了求学的道路,父亲的草筐才被摆放在了陈放杂物的那间屋子。

时光如梭,往事如烟,我忘记了很多事情,但唯有父亲背过的草筐依旧深深刻在我的心上,从未淡去。

我们,快步走到我们跟前,从母亲手中接过饭盒催促我们赶快下山,说山上天气冷,小心着凉。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一直好似被什么东西压着透不过气来,父亲的样子深深刻在了我的心上,那一幕幕如同电影画面一般,在我心中缓缓滑过,每一个画面都让我的心如同针扎一般的疼痛。父亲,为了家,为了儿女,用草筐背起了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用草筐背起来一个家庭的全部,直到我们姐弟三人走完了求学的道路,父亲的草筐才被摆放在了陈放杂物的那间屋子。

时光如梭,往事如烟,我忘记了很多事情,但唯有父亲背过的草筐依旧深深刻在我的心上,从未淡去。

我任安康卫校附属医院首任院长

王永堂/口述 谢可芝/记录

为了使医学理论教学和医学临床教育相结合,培养合格的医疗卫生技术人才,安康卫校决定在原有的简易门诊部的基础上,创建安康卫校附属医院。学校决定派我担任附属医院的院长,再选派一个副手协助工作,在人选上学校领导找我征求意见,我提议让原门诊部主任王瑞进担任副院长。因为他敢说、敢干、敢管。

学校北院两排牛毛毡平房被改造成病房。病床则是由学生宿舍淘汰的木质架子床锯成两节,经过油漆改造而成的。床上的被套、床单,由护士长胡正莲用家里的缝纫机缝制。办公室家具用学校淘汰的旧家具。整个附属医院共招聘了两名护士,一个叫小崔,一个叫小花,她们俩都是职工家属。

1988年元月的一天,天上飘起了雪花。我和大家一起忙碌着,一起抬病床,布置病房。两排牛毛毡平房,经过打扫、布置焕然一新,只等收治病人。

医院组建后接收的第一位病人,是安康城区一名退休的女教师,患呼吸道疾病,慢性肺气肿。当时医院人员少,由于条件差,住院医生只有王晓燕和我两人。我们轮流值班,精心地研究治疗方案,护士长精心护理,一个星期后病人就康复出院了。附属医院在服务态度和医疗质量上下工夫,病人多了起来,口碑也越来越好。附属医院在正常医疗和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科研活动,在安康地区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就这样,集临床、教学、科研于一体的教学医院规模逐渐形成。

一直以来,医院把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作为医院发展的长远战略。五年发展靠投入,十年发展靠人才,永恒发展靠文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老爱贤是医院的理念。

何惠琳在神经内科,在安康首先运用脑电图、脑血管图;沈鹰在安康首先开展了动态心电图,并开展了安康首例电复律治疗房颤;赵开国在安康开展了首例髓关节置换骨科手术;邹经纶运用中医治疗疑难杂症,这些老专家、老教授德高望重,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主动上临床,并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受广大患者的好评。安康卫校附属医院在安康地区也赢得了良好声誉。

我认为在中国有两种东西最值钱,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人才。医院有了土地就有发展空间,有了人才才能谈得上学科建设,有了好的学科建设,才谈得上医疗技术和医疗质量。

一天,外科教研组的小孙找到我,他想到北京积水潭医院进修骨科。北京积水潭医院是全国知名的骨科医院,在那个年代进修费要一万元钱。他先找到学校,学校嫌进修费太高,让就近到西安医科大学进修,进修费用才两千块钱。能去北京积水潭骨科医院进修是个难得的机会,我当时拍板,医院给他出这一万块钱的进修费,也一定要支持他到北京积水潭骨科医院进修。小孙不负众望,后成为骨科医院后起之秀,现任中心医院骨科医院分管业务的副院长。

为了改善办院条件,我们打算在两排牛毛毡平房的基础上盖一栋门诊楼。征得学校同意后,我和张校长一块到建设银行找到牛行长,由学校担保,附属医院贷款50万元盖门诊楼。在盖门诊楼的过程中,就像给自己盖房子一样,我一天去看两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在浇筑混凝土的过程中,我戴上安全帽,上到楼上,一个点一个柱子用了多少根钢筋,决不能偷工减料。虽然我不懂建筑,但也起到了监工的作用。现附属医院已并入安康中心医院迁入江北。但原门诊楼却依然敦敦实实,厚厚重重地屹立在育才路东路口。

由于夏季天气炎热,医院决定给赵开国、沈鹰、邹经纶的诊疗室安装空调,以进一步改善医院工作环境,从而更好地开展工作。有人知道此事后告到学校,学校派党委副书记来医院调查,得知其他工作人员的办公室都是电风扇,对此事没做任何处理,不了了之。虽是一件小事,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医院已蔚然成风。

安康卫校附属医院始终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按规则、顺民心,坚持依法依规执业,坚持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是医院发展的战略,坚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是医院的生命线,坚持每年办成一两件关乎医院发展的大事。在选材用人上,医院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养懒人,不留闲人,不亏能人。医院从上到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连护工小崔和小花俩人既是洗衣工又兼保洁员,把全院打扫得干干净净,病房窗明几净,深得病人的一致好评。我和副院长配合默契,一心谋发展。“讲良心,重质量,守诚信”是医院的服务理念。安康卫校附属医院也越办越红火。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蒹河大坝调蓄泄洪

叶明星/摄



悠然山湿地美如画

陈荣斌/摄



悠悠汉水情

赵久刚/摄

安康市水利局、《安康日报·汉江周刊》联合举办“生态安康·秀水之歌”摄影暨美文大赛,向社会各界征稿。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qq.com 信箱,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否则稿件无法采用。如图片数量多,请压缩打包发送。谢谢合作!

(策划:吴平 组稿:汪学政 卜一兵)



(系列之十七)